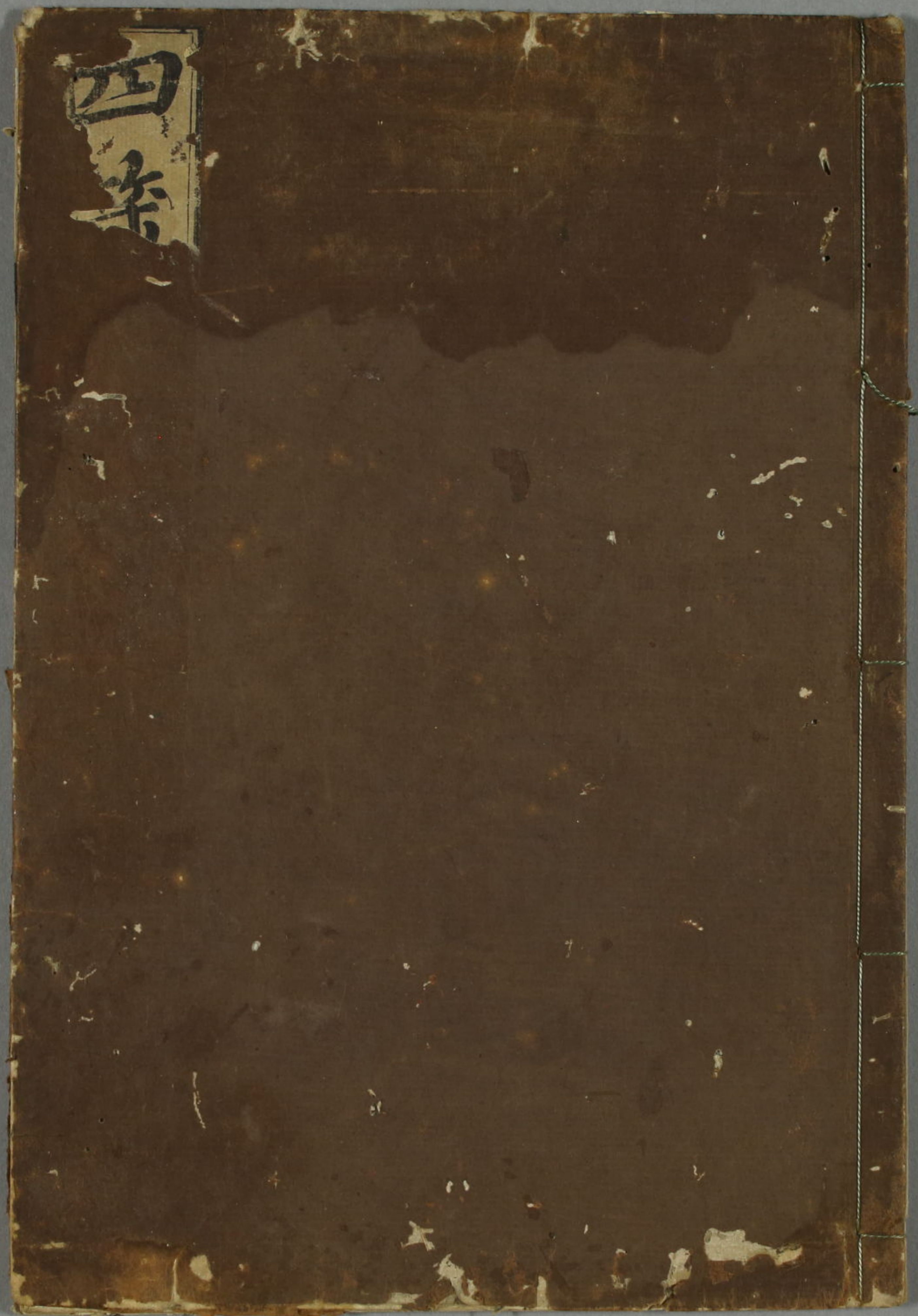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四箴

并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

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

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

耳目口體（視聽言動）

（斷制）

四箴

心ハタラキコノ四ツハタラキヲ善トモ惡トモ分レ有リ

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
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
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今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
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

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
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
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
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
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
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
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
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

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
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
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

與世為壘資同歸
 其或盡大克念輝赫自持
 其安之於為則野限領外
 替人賦幾趨之於思志士聞
 鍾翁

附考

朱子答楊子直書曰欲煩為作小楷四箴百十
 字今納界行去暇日得為揮染甚幸此箴舊見
 只是平常說話近乃覺其旨意之精密真所謂
 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者故欲揭之坐隅使
 不失墜云耳

文集
 之金華錄自一校

○四箴精確縝密而無纖芥之可疑其曰制外
 閑邪而禁躁妄則克己復禮之事也曰內安誠
 存而內靜專則吾心之德於此其得之矣學者

是固未嘗遠以私仁為不
 思亦未嘗以有得於他求

心體而力行之其庶幾乎

論語或問

○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曾更出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內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語類

○答陳明神書曰克己之目不及思所論太槩

得之然有未盡意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偏舉四勿而不及夫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文集文會集錄百一校下同

○答呂伯恭書曰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

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却箇所以然者在胸中其實却無端的下工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答何叔京書曰持敬之說如今所喻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則是存則操亡則舍

而非操則存舍則亡之謂也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四箴序中語然此一句但說理之自然下句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下功夫處以箴語考之可見矣若必曰先存其心則未知所以存者果若何而著力邪

○答呂子約書曰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功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功夫處全自外而內自葉流根

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與此章之文本不相戾
不須如此分疎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
彝天性亦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功夫則全在制
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向見叔昌之第
摹刻尹和靖所書四箴作由乎中所以應乎外
嘗辨其謬後見尹書他本却皆不錯然既有此
誤則尹公想亦未免錯會其師之意也
○先生顧炎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
看

語類

又合錄三校

○程子曰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
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
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
餒矣外書○朱子曰此說極有味

○張子曰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
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語錄
○慶源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何有
形跡可見

○石林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鑑五行精華

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
必注

說得妙（文全筆像百二枚）

○朱子曰操之有要視爲之則只是人之視聽
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末是不
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
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此工夫無間斷則
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語類同

○問孟子不思而蔽於物蔽是遮蔽否曰然又
問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爲他所蔽若能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則引之而已矣

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爲他
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只是一物故曰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敬軒薛氏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所謂蔽者
非止謂非禮之色凡見一切可好之物目逐
之而動者皆是也

文會筆錄曰可好二字去之可也（百二枚）

○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
重於聽也

○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

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
雜得外面言語來誘化聽所以就理上說
○問知誘物化遂亡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曰樂
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
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
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
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
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

不好去

陳氏曰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此之間
也

○樂記動靜說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
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
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
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
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
自知也

文集

朱子防閑其邪於外而存其
理於中也

○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
將來存著遺書

○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所以云以安
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語類

同

○言箴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物處須是不躁
妄方始靜專纔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
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興我出好四句都
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緊物之
物當作

易繫辭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
辱之主也

○葉氏曰樞扉曰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闢射
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一身之樞機

○書太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

○虛齋蔡氏曰靜專不可分興戎出好吉凶
榮辱是六件不可分貼

○雲峰胡氏曰傷易以下四句朱子以為是

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也

○雲鳳王氏曰若孔子孝經所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學者宜敬守此訓戒之辭而勿失也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動之於心志士勵行守之於爲此是動之於身
○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爲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

於思而不守於爲不可專守於爲而不誠於思亦不可

○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

○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

書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戰兢自持以守於爲言

○新安陳氏曰商書本曰茲乃不義習與性

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以氣質言

是十一文全錄百七校少

○葉氏曰聖賢同歸言與聖賢一矣

○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此外亦無可

說只是須要自實下工夫實見是如何

文全錄百八校

四箴附考

終

信只是要自實王王夫實見其時阿

書四箴附考後

昔者程子受學於周子以顏子之所
學爲學好學之論可以見其槩而平
日所以誨人徹上徹下蓋亦不過如
此又嘗因孔子告顏子克己之目自
箴以警其言曰後之學聖人者宜服

膺而勿失也其亦孔子所稱乎顏子
之言也則凡持誦茲箴者豈可不於
此識所準的以力於希也哉頃竊採
程張朱子雅言及于此者謹附錄于
後及諸儒之說有助于文義之要者
間類記以欲與同志者共焉辛未之

歲秋八月十三日

安正敬識

2/11/16

1916

癸丑八月十三日

宋王姓

